

知识体系发展演化的规律、性质及方向

张 兰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会计与金融学院,福建漳州 363105)

[摘 要]知识体系是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探求的结果,具有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和性质。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演化,知识体系不断向分化与融合两个方向发展。在近代早期,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分化是人类知识体系发展的结果,但在信息时代,二者的融合发展又成为人类知识体系发展的最新特征。本文研究发现,在分化与融合的过程中,人类自身的需要始终是知识体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满足人类高尚的精神需求与社会发展文明方向的知识才是人文知识探索的方向,也是中国现代化转型所必须的方向指引。

[关键词]知识体系;人类需要;价值观塑造

[作者简介]张兰(1974—),女,河南开封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金融理论、高校教育管理、课程思政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校级课题预研项目“现代货币理论与宏观经济稳定”(项目编号:YY2020W01)的资助。

[DOI]<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10028>

[中图分类号]F061

[本刊网址]www.oacj.net

[投稿邮箱]jkw1966@163.com

引言

知识体系是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探求的结果,是不同时期人们解决现实问题和追求未来美好生活所形成的经验总结。因而,知识体系具有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和性质。知识分化是早期人类智识不断增长的结果,社会分工使得知识体系越分越细,人们仅掌握单一的、片面的知识便可以从容地生活于社会当中。于是,知识体系逐渐分化为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这种分化更是适应了现代化初期的工业化与市场化发展的需要。但是,到了信息时代,人们获取信息、储存信息的成本变得更为廉价和简单。知识体系的融合又成为一种新的特征。纵览知识体系的发展演化历程,无论是分化还是融合,实际上都是人类需要的映射。正确世界观和价值观引领的知识体系是满足现代人精神需要的基本前提。

一、知识体系发展演化的规律

知识体系不断分化是智识早期发展的基本规律。知识是人们对社会生活实践中的认知进行归类总结而逐渐形成的,由于社会生活的实践是

根据人类面临的具体问题与挑战而不断发展演变的,因此,人类积累的知识也是逐渐发展并不断变化的。当人们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形成一个知识体系,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而日渐分化成为不同的学科分类。

在人们进入文明社会的初期,由于社会的结构相对简单,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也比较粗浅,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社科知识往往是不加区分地融合在一起被讨论、被传承。特别是,在人类对自身的心理认知与对社会的组织原则认知还相当低级的时候,源自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的宗教思想曾经是人类知识的主要内容,从而使得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都是作为宗教的附属物而存在。只是到了轴心时代之后,自然科学与道德科学才慢慢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各自进入了独立的发展轨道。

在西方,崇尚自然科学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丢掉了建设人心的道德科学,迫使欧洲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但自然科学与哲学的结合促成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经验。而早期与宗教关系更为密切的社会哲学,却逐渐成为宗教的伴随物,成为具体自然

科学知识的抽象指南,并逐渐转向人类自身。确实,纯粹的哲学就是指与人的理性思维有关的意识领域。相对于具有客观实在性的每一门具体的科学,哲学是虚幻的、想象性的,是研究人际关系的知识,因此与神学有着更多的联系与冲突。事实上,作为人类文明的核心标志,社会结构的出现与形成恰恰依赖于宗教与神学提供的人际关系原则。在长期的文明肇始过程中,人们逐渐明白,人不仅是一种自然的、物质的存在,更是一种社会的、精神的存在。因此,人类社会生活既需要物质基础,又需要精神理念指导。这些指导人类社会生活与人际关系的知识也逐渐从神学、哲学中分离出来,构成了人文社科知识的体系。

到了中世纪后期,西方哲学终于与神学划分界限,分化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人关于自身存在的主观体验与思考。社会科学是人们对社会结构与社会意识形态或精神文化的研究。在知识体系的图谱中,社会科学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自然科学知识解决的是人的物质生存条件问题;人文知识解决的是人的精神生活问题或人的生存价值感受问题;社会科学知识解决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既有客观关系,也有主观的精神感受关系。

二、知识体系发展演化的性质

(一)知识体系发展演化具有区域性和历史性特性

任何一类知识体系的出现都是人类应对现实问题不断探索的结果。当然,现实的问题不同,知识的内涵及其分类体系也应该不同,而不同区域不同时间的人们遇到的问题不可能完全一样,因此人类文明诞生过程中构建的各种知识体系就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历史性特征。

如在十七世纪的欧洲,由于海外贸易与工业生产的需要,天体力学和经典力学得到了发展。紧接着,实验性研究方法的应用加快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如生物学、医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快速发展。而此时社会科学则尚处于初级“哲学”阶段,仍在与神学、宗教信仰的斗争中默默积蓄着力量。再加上,社会科学本身缺乏“实验性”和可计量性的特点,以及无法摆脱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主观性限制的属性。因而,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对迟缓,道德伦理

与人文社会知识更是迟迟得不到重视,以至于有人甚至得出自然科学是具有客观真实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体系,而社会科学则是想象性的、虚构的、主观性的知识体系的结论。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前面的限定语“自然”显得多余,似乎自然科学就等同于“科学”,从而使得自然科学拥有了学术领域绝对的话语权。

毋庸置疑,由于自然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它往往能够在当下创造出直接有用的物质成果,带给研究者及使用者直接的经济利益,因此吸引了更多的资本家和政治家的关注与支持。有了充裕资金的支持,自然科学的发展进一步得以加速,自然科学的“自负”也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事实上,正是因为人性贪欲的弱点,对物质生活的过度需求不仅进一步激发了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而且也把自然科学放在了“绝对有用”与必须重视的核心地位。基于此,促成了工业革命的爆发,又进一步使自然科学“膨胀”至一个全新的高度,以至于自然科学因具有客观性和一致性而被视为具有普适性的知识体系。相反,人文与社会科学却因地域不同、文化不同、精神信仰不同而被视为地方性的知识体系,其发展也因不受重视而严重滞后。

(二)知识体系发展演化具有不平衡性和阶段性特征

由于外部挑战与历史使命的差异,不同学科在不同时代的发展速度与进程也就互不相同,从而导致发展中出现不平衡性和阶段性特征,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古典的“轴心时代”,东西方的学者与教育家都是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角度进行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例如在中国,儒家学说的异军突起,逐渐将自然科学的教育与研究边缘化了,思想道德教育成为了从政者的专属教育特权,教育似乎成了思想道德教育的专有名词;并将教育的主要目的规定为政治家的培养,而知识的传承则受到了冷落,墨家与道家更为关注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研究与教学,因渐渐成为“细枝末节”而退出了教育的主流。

在西方,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相反,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理性与科学逻辑将西方的教育与研究

逐渐引入了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轨道,从而使得柏拉图的道德思考被束之高阁。近代的欧洲继承了自然科学的传统,获得了军事技术的突破,却没有同时继承并发展柏拉图的道德知识体系,从而带来了近代欧洲崛起过程中的战争悲剧与社会恶果。

显然,历史上东西方知识体系发展失衡的史实说明,无论偏重哪一方都不能使一个国家长久地繁荣富强,更不能使人类文明延续发展。任何事情的过度发展都会走向事物的反面,中国传统教育的过度单一化抑制了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从而使得自己无法抵御拥有坚船利炮的“野蛮人”的进攻。当中国传统教育体系的大门被迫打开时,自然科学知识以其难以抵挡的效率优势与军事优势席卷了华夏大地,也摧毁了儒家传统知识体系的垄断地位。

当代,高新技术的出现,使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人类对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的思考引发社会科学的崛起与繁荣。社会科学从初期“哲学”中不断孕育并呈扇形分化为更为具体而多样性的社会学科。在这个发展演化的过程中,人文社科知识体系,一方面不断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又不断突破自身的藩篱,发展出新的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代表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出现就是这个发展过程的产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价值观更是这个人类知识体系发展演化过程中的智识结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科学逐渐超越人文学科成为人文社科的主流,并逐渐削弱了人文学科与社会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力,从而使人类知识体系的结构出现了失衡,以至于社会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未能出现同步的进展,中国人民在物质日益丰富的同时,没能获得同步的幸福感增加。很显然,除了教育体系的畸形发展之外,中国人民的需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同样是精神危机与文化滞后现象的原因。

三、知识体系发展演化的方向是人类需要

事实上,由于获取信息的成本变得低廉和便利,高度分化与高度融合将是信息时代知识体系发展的常态。无论是自然科学知识体系,还是人文社会知识体系,都是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人类征服自然、构建社会必须的知识体系。但由于知识爆炸与技术革命带来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异

军突起,后现代的人们正在面临着人文知识相对落后带来的价值观缺失危机。这些危机不仅为人文知识体系的创新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科技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知识体系融合发展,与时俱进地适应人类需要

事实上,无论哪一类知识,其目的都是为了了解决人类遇到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有时是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在人类知识体系的诞生初期,自然知识与人文知识并没有被清晰地予以区分。对人类社会具有指导作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曾经来源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思考。中国早期的道德观念与诚信原则更是来自对天文这个自然科学规律的总结。《周易·贲卦》的彖辞写道:“刚柔相济,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很显然,天文“是天体运行的自然之理”,而人文则是指“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的道理”。但在文明起源的早期,作为人伦关系或道德伦理规则的人文,其实是来自自然规律的映射与启发。

只是春秋战国之后的中国,自然科学知识位于边缘化的地位,而人文知识处于优先与核心的地位。但是,明代思想家方以智曾指出,“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通雅·文章薪火》)从而将整个知识体系按其对象区分为“质测”(自然科学)、“宰理”(社会科学)和“通几”(哲学)三大类,并强调了自然科学的重要性。他指出,对知识体系的探索“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并且这三大类知识都不可偏颇,但对不同知识体系的融合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事实上,知识的分类只是在社会分工的背景下方便知识的传播与使用而已,也是知识储存技术低下时的权宜之计而已。因此,知识体系的分化与融合实际上是人类需要的映射。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也认为,“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界为单独的部门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变化,人类遇到的问题日益复杂,人类的需要也在发生变化。因此,三大知识体系的融合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发

展趋势。

(二)正确世界观和价值观引领的知识体系是满足现代人需要的基本前提

在现有的知识体系中,世界观是指个人对待世界总的观点与看法。价值观是指个人对价值的判断与认同。二者都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类相互交往的基本前提。作为为人类服务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者,没有任何一个自然科学家或工程师能够从他或她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脱离出来,即不存在“中立的”自然科学家。科学技术工作者自身的价值观和认知偏见会影响他们对服务对象的感知和理解,也会影响他们对知识探索与技术创新方向的选择。

1. 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需要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引领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击下,不仅丧失了经济发展的领先地位,而且失去了文明社会的自信。于是对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引进代替了对人类需要的知识体系的探索与发展,再加上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有意误导,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基础的、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指导的欧美社会科学几乎成为了人文知识体系的替代品,欧美的社会科学范式也逐渐成了全球人文学术的典范。整个世界的社会科学不仅呈现出欧洲优越论的倾向,而且呈现出用自然科学方法取代人文学术经验的苗头,社会的正义价值正在让位于经济的效率价值,文明的人文目标正在让位于政治的工具理性。

然而,人类知识体系的发展不仅是对传统知识的积累与传承,更是对人类社会面临问题的回应与解答。尽管在近代的国家竞争与世界大战中,自然科学知识因为其客观的“硬实力”给西方列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欧洲列强对自然科学知识的“非正义”使用却同样给欧洲自身带来了灾难,欧洲的人民甚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更大的打击。因此,如果没有人文知识体系的充分发展与正确引导,特别是如果任由欧洲近代社会科学推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肆意传播,科学技术工作者就很难摆脱利己倾向与人性贪欲的影响,不仅具有“公共品特征”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创新与发展会受到影响,而且发展出来的自然科学知识的使用也可能产生邪恶的结果。

事实上,欧洲近代以来的知识观与认识论已经对我国的人才培养与科技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那些实证研究者所得出的“客观结论”其实也是经过主观上的数据筛选、指标测度、理论假设、模型选择等程序,这也是欧洲中心主义者构建的话语体系的产物,是以一定的利益群体为服务对象的。因此,在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传承与创造的过程中,进行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不仅是必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2. 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更需要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引领

当然,自然科学知识的创造者与使用者必然需要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体系的帮助,但人文知识体系本身的价值观也并非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同样是教育者正确引导、反复教育的结果。

人文与社会科学是直接服务于人心教化与社会制度构建的,因此其发展必须紧紧围绕人的发展需要,而现代人的发展首先是社会性、文明性的培育,也就是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塑造。社会科学是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学科,是在某种价值观指引下研究人的社会行为的知识体系。人文学科因涉及个人的精神世界、主观体验而有个性化和情景化特征,并具有典型的主观色彩。因此,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价值判断也呈现“个性化”和“独特性”的特点,而且这些判断会影响研究问题的选择、研究方法的取舍,所得出的结论也各异。因此,人文社会科学将会在人类文明建构方面发挥指导作用。于是,谁来决定人文社科知识的发展方向、谁来提出人文社科研究的问题就是至关重要的。谁决定了研究的方向,谁就决定了人文社科知识的内涵及知识体系的分化。哪个阶层掌握了社会科学知识的内容,哪个阶层就能够掌控这个国家的命运。尽管人文社会科学采用的表达形式可能是不同的,但都能够体现出创造者对社会生活的主观态度、对社会制度的好恶偏好。只不过,作为人类文明现代化转型的引领者,满足人类高尚的精神需求与社会发展文明方向的知识才是人文知识探索的方向。

结语

事实上,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几乎都是从人的精神需要开始其学术探索之路的。他们不仅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人类社会发目标的终极关怀,而且

像人们感知物体的坚硬、冷暖一样,努力感知身边人类行为和思想的善恶、美丑。因此,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同的文明就是不同的圣贤对真善美追求的结果,就是不同的文化对不同人群的教化与熏陶的产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而人文社科领域的教育者更应该将价值观与世界观作为学术发展的灵魂,作为人才培养的主线。并且,习总书记曾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因此,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社会科学,都需要按照满足人们精神需求和中国现代化转型需要的方

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大卫·克里斯蒂安. 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 [2]黄宇红. 知识演化进程中的美国大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3]华勒斯坦,等. 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 [4]姜义华. 如何创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笔谈)[J]. 文史哲,2022(3):5-35,165.
- [5]约翰·奈斯比特. 世界大趋势[M]. 魏平,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 [6]潘立勇. 关于人文学科、人文科学与人文精神[J]. 浙江大学学报,1998(12):16-23.
- [7]杨东,徐信予.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论纲[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3):7-10.

The Law, Nature and Direction of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ZHANG Lan

(School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Xiamen University Tan Kah Kee College, Zhangzhou Fujian 363105, China)

Abstract: Knowledge system is the result of people's exploration of nature and social life, and has its own law and nature of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s. With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knowledge system has continuously developed to differentiation and fusion. In the early modern times,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atur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is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knowledge system. Bu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has become the latest fea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knowledge system.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differentiation and fusion, the needs of human beings themselves are always the decisive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The direction of knowledge to meet the noble spiritual needs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is the direction of humanistic knowledge exploration. It is also the necessary direction guidance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s.

Key words: knowledge system; human needs; value shaping